

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努力完成八十年代三大任务，更要高举华侨爱国主义旗帜，进一步发扬华侨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候，在这里举行纪念容闳一五五周年诞辰的学术报告会，正是发扬华侨爱国主义精神的一次重要集会。让我再一次祝贺会议取

得重要的成就。容闳思想的论述，专家学者们已写了好些很好的文章，今天的报告会上亦将有专家学者们作很重要的报告。我没有很好的研究，只能讲这一点粗浅的体会，讲错的地方，请专家学者们和同志们指正。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清政府颓废腐朽，丧权辱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大

众，纷纷开展反压迫、反侵略的斗争；知识界的有识之士主张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容闳就是近代史上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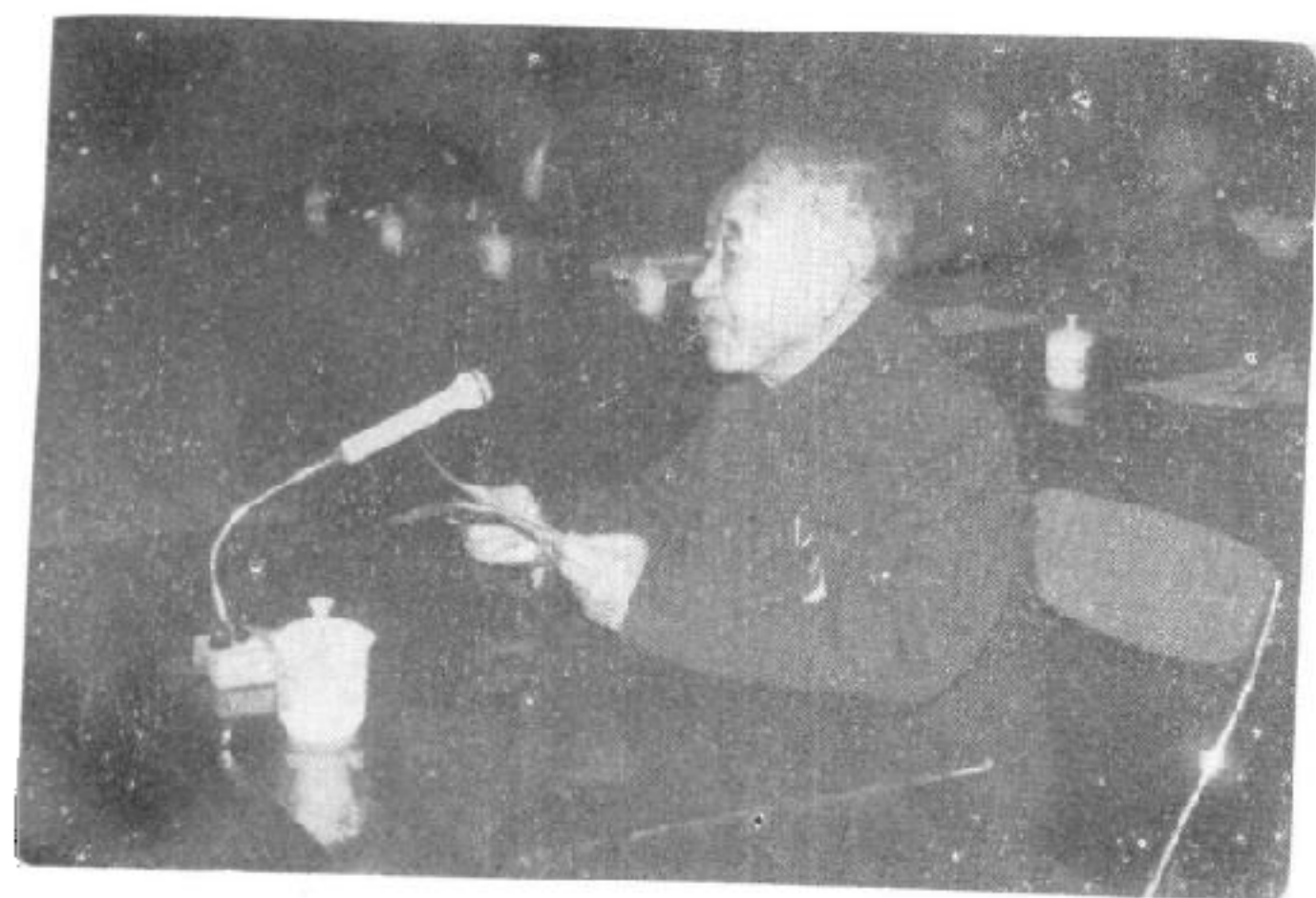
复严与闳容

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
暨暨南大学顾问主席 王越

早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先驱，为了振兴中国，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曾到天津（南京）向太平天国领导人

干王洪仁玕提过改革中国的方案，以后，在洋务运动中，他致力于培养留学生，企图实现他教育救国的计划；甲午战争爆发，他又

国，使中国渐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后来学成返国，建议清廷的大吏派遣了四批青少年留学美国，其中成才者如詹天佑，对铁路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严复亦主张：『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此无国者也，谓不讲富强，中国可以自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人



王越教授在大会上发言

他们俩都是中国十九世纪的最早留学生，同是向往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志士。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时期，即抱着愿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

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文钞论世变之亟》）此外，严复也认为派遣留学生是培养人才的一个途径，但主张学有根底者出国深造，较为合适。

关于政治观点，容闳曾对太平军抱有很大希望，期待新政府能够除旧布新，实施资产阶级政纲。关于教育事，他曾向洪仁玕提出设立武备学校，培养将才，建设海军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设立各种实业学校。严复归国后，议论风发，反对君主专制；「老之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辟韩篇》）他主张政治上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在开民智方面，他翻译了许多西方有关生物进化以及社会科学、逻辑学的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斯的《群学肄言》，约翰弥勒的《名学》等等，以进化论的思想启迪人们，影响很大。他所鼓吹的新政措施在于「开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原强篇》）值得注意的是，容严二人虽然都有民权思想，但都对光绪帝有过幻想。

认识上的局限，使容闳与严复都赞助康梁所倡导的维新运动。容在其自传中说过：「中国政治上当危急存亡之秋，适维新潮流澎湃而来，侵入北京，光绪帝受此奇异势力之激动，遂奋起提倡维新之事业」。容的寓所当时曾成为维新派头头聚会的场所。严复则对光绪上万言书，请求皇帝巡视各地，「结百姓之心」，老百姓必定会「人人有戴主死敌，奋不自顾之心」，这样的措辞就有类于歌颂「天王圣明」了。

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唐才常、林圭等发起自立军运动，号召「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但同时又主张保存清国和光绪复辟。他们在上海集合了当时的名流士绅和各界人士数百人，举行「中国国会」、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并发表对外宣言，英文稿由容闳起草，严复负责译成中文，其政纲是联合列强，废黜慈禧太后及其死党，恢复维新改良代表人物光绪帝的权力。容严二人是抱着救国的愿望而积极参与这次运动的。但他们都未识破「列强」的真面目，也未能认识自立军运动的主张自相矛盾，决无成功的可能。

从以上各端，可以看出容闳与严复

均不失为中国早期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志士。他们参加了几次政治运动，只是「药不对症」，徒呼荷荷。

自维新运动和自立军运动失败后，容闳与严复却分道扬镳了。容闳在政治活动上迭经挫折，总结了历史的教训，认识到政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参加是没有前途的。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士大夫都斥之为乱民暴动。惟有容闳肯定这个运动为中国民气之表现。他同时得到了孙中山的帮助，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洋务派以及改良派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有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走民主革命的道路，中国才有希望。他曾向孙中山提出《中国红龙计划》，企图募集巨款支援孙中山的武装起义。容闳晚年住在美国，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大为兴奋。他写信颂扬当时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并希望他们坚持建立一个真正共和国的目标，不要和政治骑墙派以及野心勃勃的大阴谋家袁世凯妥协。对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容闳有如此先见之明，并抱如此决绝的态度，试问当时识见如此明睿者，究有几人？

至于严复，自维新和自立运动失败之后，郁郁不得志，即趋于守旧，力主保存国粹，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

对抗。他在晚年竟说：「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认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又说：「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似是先王数千年教化之泽」。到了一六一六年袁世凯窃国称帝，严复竟列名「筹安会」为窃国大盗所利用。容闳、严复二人的晚节比较起来，一则进步，一则倒退；一则坚持民主革命，一则背弃《辟韩》论的正确观点；一则坚持救国救民的道路，一则为祸国殃民大盗捧场。这两个为人的品格，一高一低，未免相差太远了。

容闳与严复二人都受过时间颇长的资产阶级的教育，他们又适逢祖国处于内忧外患、交迫而来的时代，目击时艰，激发于救国和兴邦的思想。他们回国后的立身处世与封建社会的官僚士绅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他们在救国救民的政治活动方面，不免走上了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容闳对于个人的得失和功名利禄，颇能置之度外，爱国主义的思想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所以屡经挫折之后，对于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政治主张，能够欣然接受，这和他的救国初衷也是吻合的。严复在少年时期，治经史、读孔孟之书，青年时期往英国习海

军并习社会科学。回国后，译述名著，文学古典，以多读古书之士子为对象，其保守思想已于此呈露。戊戌以后，处境较为困难，「瞻前虑后，」不能无得失之心。范文澜说他是「代表不愿亡国但缺乏勇气的保守派人士。」正是由于这种患得患失的思想，使得他在反动势力威迫利诱之下，就丧失了气节，而为野心家所利用，演出了晚年的悲剧。所以，以保持晚节而论，容闳大大高于严复。作为不断追求进步而又起过启蒙作用的杰出的爱国志士，容闳是值得我们隆重纪念的。

（在纪念容闳诞生一百五十五周年报告会上讲话节录）



读容闳日记感赋

莫尖锐

（一）

大陆沉沦国脉轻，
济世群科起雷霆。
身为异客多紫梦，
心向桑梓总深情。
万里奔波图变革，
一心只为古邦兴。
铮铮铁骨扶华夏，
赤子之心大人铭。

（二）

一从遗物仰先生，
但见甄贤桃李青。
唾弃奢靡思社稷，
长留后世有芳名。
布新前日为吾党，
创业如今起群英。
慰告先驱家国泰，
神州处处乐升平。